阿毗達磨順正理論卷第四十七 竟

尊者衆賢造

三藏法師玄奘奉 詔譯

辯隨眠品第五之三

如前所辯六隨眠中由行有殊見分
為五名先已列自體如何頌曰
我我所斷常 撥无劣謂勝 非因道妄謂
是五見自體
論曰由因教力有諸愚夫五取蘊中
執我我所此見名為薩迦耶見有故
名薩衆謂迦耶即是和合積聚為義
迦耶即薩名薩迦耶即是實有非一
為義此見執我然我實无勿無所緣
而起此見故於見境立以有聲復恐
因斯執有是我為遮彼執復立身聲
謂執我者於一相續或多相續計有
一我此皆非身身非一故由如是見
緣薩迦耶故說名為薩迦耶見即是唯
緣五取蘊義如契經說苾蒭當知世
間沙門婆羅門等諸有執我等隨觀
見一切唯於五取蘊起由此但於我
我所見世尊標別薩迦耶名勿以我

阿毗達磨順正理論第四十七卷 第十張 道 受

無許智緣无境或智緣有執我體非
无不介則應緣有漏見無不建立薩
迦耶名經主此中作如是釋壞故名
薩聚謂迦耶即是無常和合蘊義迦
耶即薩名薩迦耶此薩迦耶即五取
蘊為遮常一想故立此名要此想為
先方執我故若介何用摽以薩聲但
迦耶聲足遮常故則應但立迦耶見
名無法是常而可聚集何用身上摽
以壞聲即於所執我我所事執斷執
常名邊執見以妄執取斷常邊故於
實有體苦等諦中起見撥無名為邪
見五種妄見皆顛倒轉並應名邪而
但撥無名邪見者以過甚故如說臭
穢惡執惡等此唯損減餘增益故於
劣謂勝名為見取有漏名劣聖所斷
故執劣為勝總名見取理實應立見
等取名略去等言但名見取或見勝
故但舉見名以見為初取餘法故於
非因道謂因道見一切總說名戒禁
取謂大自在時性或餘實非苦因妄
起因執道有二種一增上生道二決
定勝道投水火等種種邪行非生天

因妄執為因名第一道唯受持戒禁性士夫智等非解脫因妄執為因名第二道如前際等或戒禁勝是故但立戒禁取名應知五見自體如是若於自在等非因計因如是戒禁取迷於因義此見何故非見集斷頌曰

於大自在等 非因妄執因 從常我倒生
故唯見苦斷

論曰於自在等非因計因彼必不能觀察深理但於自在等諸蘊麁果義妄謂是常一我作者此為上首方執為因是故此執見苦所斷謂執我者是有身見於苦果義妄執為我故現觀苦我見即除無我智生非於後位若有身見見集等斷於相續中我見隨故則無我智應不得生以見唯法時我見則滅故無我智起我見已除然有身見於自在等相續法中計一我已次即於彼相續法上起邊執見計度為常由此應知於自在等法常我二執唯見苦所斷故有頌言

未如實見苦 便見彼為我 若如實見苦
則不見為我

由此已顯減邊執見以無我論宗斷
見是正見攝執有我論者斷見是邊
執見故知二見俱見苦斷以无常等
諸無漏行見苦諦時二見既滅於自
在等非因計因隨二見生亦俱時滅
故說計因執唯見苦所斷然於非道
計為道中若違見道強則見道所斷
豈不如計自在等為因執苦為因唯
許見苦斷非見集斷如是亦應於非
道計道執苦為道唯許見苦斷非見
道斷此難不然以於苦諦見為无常
等非彼對治故謂若有執自在等為
因以先計為無始无終等故此因執
唯見苦斷以無常等想治常等想故
非見苦諦无常等時能治非道計為
道執故彼道執非見苦斷由此亦遮
見集所斷由見因等非彼治故謂非
於集見因等時能治非道計為道執
要於道諦見道等時方能治彼非道
道執故彼道執應見道斷若尒如是
非道道執理必應通見集滅斷謂如
邪見撥無真道後即計此能得清淨
此戒禁取許見道斷如是邪見撥无

集滅後亦計為能得清淨彼二戒禁
取應見集滅斷此難不然體不成故
謂戒禁取其體有二一非因計因二
非道計道若有計彼謗集邪見能得清
淨豈不此見无斷集用則不應生以
都無心信有因故又昔與集无別物
故自在等蘊亦應被撥若有計彼謗
滅邪見能得清淨豈不此見無證滅
用則不應生如何撥無滅諦見後計
滅方便非不唐捐如是不成戒禁取
體而言應有故彼非難如何非難見
道所斷戒禁取體亦應不成以於撥
無道諦見後即計有道應不成故謂
緣道諦邪見或疑若撥若疑无解脫
道如何即執此能得永清淨此戒禁
取體非不成以許有於謗道邪見執
為能證永清淨道由彼計為如理解
故謂彼先以餘解脫道蘊在心中後
執非謗真道邪見為如理覺言如理
者彼謂撥疑真解脫道是不顛倒以
如理故執為淨因由此得成戒禁取
體彼心所蘊餘解脫道非見道所斷
戒禁取所緣以彼唯緣自部法故道有

多類於理無失由此經主所作是言
若彼撥無真解脫道妄執別有餘清
淨因是則執餘能得清淨非邪見等
此緣見道所斷諸法理亦不成彼全
未詳對法宗義若尒見滅諦所斷戒
禁取體亦應成與道同故謂有先以
餘解脫處蘊在心中後執謗真解脫
邪見為如理覺以如理故執為淨因
如前應成戒禁取體无如是理捴計
解脫是常是寂執謗彼心為清淨因
理不成故如計涅槃體實非實謂若
希求解脫方便彼應必定計有解脫
諸計解脫決定有者必應許彼體是
常寂若不許尒不應希求如正法中
於涅槃體雖有謂實謂非實異而同
許彼是常是寂故於非撥俱見為過
如是若有以餘解脫蘊在心中彼必
捴計涅槃常寂由此不執謗解脫見
為如理解故見滅所斷戒禁取定无
又如天授雖捴許有常寂涅槃而離
八支別計五法為解脫道外道所計
理亦應然是故有於八支聖道能謗
邪見謂如理覺无於謗滅謂如理解

以戒禁等自體行相與聖道殊无謂
涅槃常寂體相有差別者是故無滅
與道同義有餘師言有執於道謂非
道邪見為道戒禁取不言此是彼滅
道故設執於滅謂非滅邪見言此是
道戒禁取不成謂執此為所撥滅道
定不應理適撥无故若執此為餘涅
槃道則應一體有二解能見此是彼
得方便故又无見滅所斷諸法用餘
部法為所緣義然彼外道必應計度
餘苦差別為解脫故今應思擇非道
計道謂執戒禁為解脫因或執我見
能證解脫此為見苦斷為見道斷耶
若執二俱見苦斷者則見道斷畢竟
應無或應說別因等非道計道何緣
此二見苦所斷所餘乃是見道斷耶
若執二俱見道斷者應說何故見道
斷耶非見道時能了彼境或了彼自
體或斷彼所緣或應遍知建立理壞
謂若見道所斷隨眠能緣見苦所斷
為境誰遮遍知建立壞失如現觀位
苦智已生集智未生見苦所斷猶為
見集所斷緣縛雖已永斷未立遍知

如是乃至滅智已生道智未生見苦

所斷猶為見道所斷緣縛亦應雖斷
未立遍知然非所許應辯理趣我宗
說二俱見苦斷如本論言有諸外道
起如是見立如是論若有士夫補特
伽羅受持牛戒鹿戒狗戒便得清淨
解脫出離永超衆苦樂至超苦樂處
如是等類非因執因一切應知是戒
禁取見苦所斷如彼廣說此復何因
見苦所斷唯見苦所斷緣牛戒等故
但計麁果為彼因故由此已遮經主
所難迷苦諦故有太過失緣有漏惑
皆迷苦故以非一切緣有漏惑皆以
果苦為所緣故如何得有太過失耶
非許二俱見苦所斷見道所斷便畢
竟无非道計道有二類故一緣戒禁
等二緣親迷道緣戒禁等違悟道信
力不如緣親迷道者緣戒禁等者行
相極麁故不遠隨逐故意樂不堅故
少設劬勞即便斷滅緣親迷道與此
相違由此應知非道計道諸戒禁取
有二類別一見苦斷二見道斷如前
所說常我倒生為但有斯二種顛倒不

亦顛倒揔有四種一於無常執常顛
倒二於諸苦執樂顛倒三於不淨執
淨顛倒四於无我執我顛倒如是四
倒其體云何頌曰
四顛倒自體 謂從於三見 唯倒推增故
想心隨見力
論曰從於三見立四倒體謂邊見中
唯取常見以為常倒諸見取中取計
樂淨為樂淨倒有身見中唯取我見
以為我倒如是所說是一師宗然毗
婆沙決定義者約部分別十二見中
唯二見半是顛倒體謂有身見見
取全邊執見中取計常分斷常二見
行相互違故可說言二體各別諸計
我論者即執我於彼有自在力是我
所見此即我見由二門轉豈不諸煩
惱皆顛倒轉故應皆是倒非唯四種
不尒建立倒相異故何謂倒相謂具
三因何謂三因一向倒故推度性故
妄增益故增聲亦顯體增勝故非餘
煩惱具此三因謂戒禁取非一向倒
所計容有能離欲染等故少分別時
得清淨故斷見邪見非妄增益於壞

事門此二轉故餘部見取非增勝故
所餘煩惱非推度故由此顛倒唯四
非餘豈不經中說諸顛倒揔有十二
如契經言於无常計常有想心見倒
於苦不淨無我亦然不尒想心非推
度故隨見倒力亦立倒名與見相應
行相同故然非受等亦如想心可立
倒名有別因故謂於无常等起常等
見時必由境中取常等相能取相者
是想非餘故立倒名非於受等又治
倒慧亦立想名謂无常等行中說為
無常等想由慧與想近相資故相從
立名受等不尒由所依力有倒推增
取境相成故心名倒如契經說心引
世間於惑瀑流處處漂溺毗婆沙說
唯想與心可立倒名世極成故謂心
想倒世間極成受等不然故經不說
由此心想隨見倒力立顛倒名非於
受等上座於此言以何緣顛倒唯三
不增不減唯有尒所應成倒故謂此三
倒想倒攝想心倒攝識見倒攝行不可
說受亦倒所攝觸為因生如應領故豈
不行蘊更有所餘作意等法彼何非倒

不尒但由彼顛倒故令心想見成顛
倒體故契經言所有无量惡不善法
一切皆由非理作意為根本起廣說
乃至一切皆是作意所生觸為其集
由此證知想心見倒皆非理作意无
明觸所生由彼倒故此成倒體令觀
彼說前後相違由是定知非契經義
若想心見由從非理作意等生彼顛
倒故此成倒體受亦非理作意等生
何緣非倒若受從倒作意等生非顛
倒者想心見三應非倒體无別因故
又言不可受亦倒攝觸為因生如應
頌故豈不想倒亦應不成觸為因生
如應想故由說想等倒无明觸所生
豈不觸為因如應頌故弥能證受體
是顛倒攝受亦无明觸所生故由此
彼說唯有尒所應成倒故倒唯有三
不增減者言成無義又若非理作意
力故想等成倒非理作意亦應是倒
然曾不說故彼所言從自執起或雖
許彼體是顛倒而不說為顛倒體者
則應想等亦不說倒是則違害經說
倒名若謂如仁有別因故雖由見力

諸心心所皆有倒義而經但說想心
倒名非餘受等我宗亦尒即由此因
是故定无想等非倒或餘是倒違經
過失此亦非理不相似故謂如我宗
由見勢力雖心心所皆有倒義由別
因故唯於想心立顛倒名非於受等
然所由見正立倒名如是汝宗由作
意力令心心所皆有倒義所由作意
應立倒名又如我宗想等體非倒但
由見力假立以倒名真實倒名目所
由見汝宗應亦尒由作意力想等實
非倒假立倒名則真實倒名目所由
作意不應由非倒諸法勢力令餘非
倒法得倒名故又何不許由想勢力
能令作意成顛倒體要由妄想取相
勢力方起俱生非理作意故契經說
由取相勢力能令貪等惡不善法生
又契經言由想乱倒故心焦熱不言
心熱由於非理作意故生又理應由
勝倒法力令想心體亦名顛倒理非作
意倒勝想等如何但言由作意力想
等成倒非想等力能令作意成顛倒
耶故彼所言唯憑自執又經亦說欲為

法本或說煩惱無明為根如何不言
由彼勢力能令想等亦成顛倒但說
顛倒由作意成是故應知依對法理
立顛倒體最為殊勝如是諸倒何所
斷耶正理論者言唯見苦所斷以常顛
倒等唯於苦轉故了無常等覺唯緣
苦生故不應後見集滅道時方捨常
樂我淨見故若今便違經論正理且
違經者謂契經言若有多聞諸聖弟
子於苦聖諦如實見知如是於集滅
道聖諦如實見知當於今時彼聖弟
子无常計常想心見倒皆已永斷乃至
廣說若諸顛倒唯見苦斷經不應說
如實見知集等諦時皆已永斷又契
經說若聞如來說苦集滅道四聖諦
法已便能永斷常等四倒非諸顛倒
唯見苦斷佛為斷彼可說餘三見集
等覺非彼治故又慶喜告辯自在言
由有想亂倒 故汝心焦熱 遠離彼想已
貪息心便淨
言違論者如本論言此四顛倒諸預
流者幾種已斷幾未斷耶應作是言
一切已斷若四顛倒唯見苦斷則隨

信法行亦有已斷者何故唯說預流
已斷違正理者未離欲聖若離樂淨
想如何起欲貪我宗於三皆无違害
且我今見初經義者若聖弟子於四
聖諦得現觀時无始時来所集四倒
皆已永斷不可由此便證四倒一一
皆由見四諦斷前已成立身邊二見
唯見苦斷常我倒體即是身邊二見
所攝如何見集等斷常我倒耶然此
經中於具見諦說已永斷何所相違
於第二經无違害者非薄伽梵說四
諦法唯為斷斯四種顛倒捴為畢竟
靜息衆苦然有聞已隨對治力永斷
四倒何所相違理實應然故彼經說
佛說此法時　為永寂衆苦　有聞已知實
無常樂我淨
非四顛倒捴攝衆苦故知彼經義如
我釋又彼經說若諸有情為此四種
想心見倒乱倒其心彼心便於彼彼
迷乱乃至廣說此中可說由想見倒
乱倒其心心相應故如何心倒能乱
倒心是故彼經應觀密意不可如說
執為定依所引伽他於對法理亦無

違害所以者何非我等言欲貪瞋癡
想无乱倒但作是言非諸乱倒皆名
顛倒所以然者見倒俱行乱倒想心
方名倒故若諸乱倒皆成倒者則諸
煩惱皆應成倒諸阿羅漢遊衢路時
想乱倒力心便迷謬或想乱倒見繩
謂虵故乱倒中少分立倒以要㝡勝
方立倒名㝡勝因緣如先已辯故有
染想學位現行非得倒名何所違害
又經不說彼辯自在定居學位為證
不成論說預流已斷倒者為除疑故
作如是言勿諸世間見預流者以花
嚴體用香熏衣貯畜珍財耽婬嗜味
便疑顛倒仍未全除无知覆心故為
此事為除如是世間所疑故說預流
諸倒已斷或預流者已斷无別簡信
法行有斷未斷顯定已斷故說預流
正理无違如伽他釋或太過失謂何
不言諸聖猶應我想現起非於妄等
及於自身離有情想心有起欲貪故
不應許聖有我想心於唯有法智已
生故由此顛倒唯見苦斷分別論者
作如是言常我各三樂淨見倒如是

八倒唯見所斷四通見修斷謂樂淨
想心破此如前釋伽陁理故彼所說
唯憑妄計彼上座言諸預流者見倒
已全斷心想倒有餘非於无常樂我
淨想不忘失者煩惱可行故安隱經
作如是說聖者安隱作如是言我色
等中不隨執我然於如是五取蘊中
有我慢愛隨眠未斷故知聖者有我
想心常樂淨三准亦定有上座此說
違自意趣違經違理不可信依言彼說
違自意趣者且彼自釋倒經起因言
為有愚流轉還滅次第理者欲令於
彼解无顛倒故說此經非善遍知四
聖諦理於諸生死已作分齊諸煩惱
障極少為餘將得涅槃如臨至掌具
如是德補特伽羅可有愚於流轉還
滅次第理趣起顛倒者聖智照明在
身中故又彼自辯諸倒體中問言見
倒何見為體即自荅言且皆謂樂不
淨謂淨邪見為體復自問言豈不邪
見撥无施與乃至廣說還自荅言若
於生死計樂計淨彼定撥无真阿羅
漢正至正行豈不此言便顯聖者既

於生死有樂淨想彼定應有撥阿羅
漢正至正行邪想現行若謂聖者邪見
斷故无邪想者則應聖者見倒斷故
無顛倒想言違經者謂與經說想心
見倒皆見諦斷二經證此具引如前
若謂此八想心顛倒於修位中終由
如實見知聖諦方得永斷離此无餘
永斷方便故此所說不違經者豈不
見倒應同彼執同想心說見諦斷故
若謂諸見有餘經中遮修所斷故但
應說想心二倒通修斷者餘經合說
心想見三有四倒故何緣不許離見
倒時心想非倒若謂經說有學聖者
有想亂倒此前已釋釋者何謂非
乱倒皆名顛倒或非彼經說辯自在
定居學位言違理者且有學聖為求
樂故受用境時境中雖無諦理樂淨
而有事樂淨能引想心故樂淨想心
聖容現起都無常我諸行聚中常我
想心何容現起以樂淨倒託有事生
託无事生常我二倒由有樂受是勝
義攝此義決定如後當辯有漏法中
有少分淨契經說有三淨業故淨解

脫境經所說故樂淨實有世極成故
諸行聚中若事若理都无常我實體
可得故未見諦者於諸行中妄起執
常我想心見倒亦託少分事樂淨中
一向執為理實樂淨故有執樂淨想
心見倒成已見諦者於行聚中以畢
竟無常我事故亦定不起常我想心
由此應知聖者相續常我二倒決定
非有樂淨想心託有事故於聖相續
亦得現行有得亂倒名无名顛倒者
倒唯迷理分別起故然彼所引安隱
契經不能證聖有常我想心倒不成
倒義如前已辯如是詳察上座所言
於聖教理无不違害故彼所說不可
信依辯見隨眠差別相已為餘亦有
差別相耶亦有云何頌曰

慢七九從三　皆通見修斷　聖如煞纏等
有修斷不行

論曰有愚癡者先於有事非有事中
挍量自他心生高舉說名為慢由行
轉異分為七種一慢二過慢三慢過
慢四我慢五增上慢六卑慢七邪慢
於他劣等族朋等中謂已勝等高舉

名慢豈不此二俱於境中如實而轉
不應成慢方劣言勝方等言等稱量
而知何失名慢於可愛事心生愛染
如實而轉如何成貪此既躭求諸可
意事無有顛倒應非煩惱然由此起
能染惱心既許成貪是煩惱性如是
雖實勝劣處生而能令心高舉染惱
名慢煩惱於理何失故先略述慢總
相中說訖有非有二俱容起慢如於
處非處憤恚俱名瞋於他等勝族明
等中謂已勝等名為過慢於他殊勝
族明等中謂已勝彼名慢過慢於五
取蘊執我我所心便高舉名為我慢
由此證知於未斷滅有身見位可言
有我想心二倒非斷滅時於未證得
地道斷等殊勝得中謂已證得名增
上慢未得得言其義何別前得後得
義无異故此言為顯未得德得得復
有得宗所許故諸有在家或出家者
於他工巧尸羅等德多分勝中謂已
少劣心生高舉名為卑慢此中於已
心高舉者於他多勝謂已少劣有增
已故亦說為高有餘師言於已功力

不信謂劣名為卑慢如是謂劣高擧
不成是故應知前說為勝於无德中
謂已有德名為邪慢言无德者謂諸
惡行違功德故立無德名猶如不善
彼於成此无德法中謂已有斯殊勝
功德恃惡高擧故名邪慢若謂无德
者是遮有德言於實無德中謂有名
邪慢彼辯增上邪慢別中說無種子
名增上慢有種子者名為邪慢或全
增益名增上慢少分增益名為邪慢
如是差別理應不成是故應知前說
為勝有說唯除我我所見以餘邪見
為先所生令心高擧名為邪慢有餘
師說恃全實事高擧名慢恃少實事
心生高擧名為過慢恃无實事心生
高擧名慢過慢於五取蘊我愛為先
恃我高擧名為我慢於證少德謂已
證多心生高擧名增上慢攝受少事
心謂為是恃生高擧名為卑慢實鄙
惡類自謂有德心生高擧名為邪慢
然本論說慢類有九類是品類義即
慢之差別九類者何一我勝慢類二
我等慢類三我劣慢類四有勝我慢

類五有等我慢類六有劣我慢類七
無勝我慢類八無等我慢類九無劣
我慢類此九皆依有身見起我勝者
是過慢類我等者是慢類我劣者是
卑慢類有勝我者是卑慢類有等我
者是慢類有劣我者是過慢類无勝
我者是慢類無等我者是過慢類无
劣我者是卑慢類是故此九從三慢
出謂慢過慢及卑慢三行次有殊成
三三類无劣我慢類高舉如何成謂
有如斯於自所樂勝有情聚雖於巳
身知極下劣而自尊重如呈瑞者或
旃荼羅彼雖自知世所共惡然於呈
瑞執所作時尊重自身故成高舉如
是七慢何所斷耶有餘師言我慢邪
慢唯見所斷餘通見修理實應言七
皆通二故能安隱作如是言我色等
中不隨執我然於如是五取蘊中有
我慢愛隨眠未斷諸修所斷聖未斷
時定可現行此不决定謂有已斷而
可現行如已離欲貪信晋眠眼等有
雖未斷而定不行如未離欲貪聖者
慾纏等言慾纏者謂由此纏發起故

思斷衆生命等者等取盜婬誑經无
有愛全有愛一分無有名何法謂三
界无常於此貪求名无有愛由此已
簡無漏无常彼定非貪安足處故有
愛一分謂願當爲鵠羅筏拏大龍王
等等言爲顯阿素洛王北俱盧洲无
想天等此繫經等雖修所斷而諸聖
者定不現行此修斷不行言成无用
以當說聖有而不起故若聖身中有
容現起遮言不起是有用言非聖身
中有見所斷容可現起而更須遮旣
有而遮已知修斷及不行義何煩預
說者謂前說慢通見修勿繫等經亦
通見斷故說修斷此亦不然說繫經
等言已簡見斷故又觀後釋義足可
知如慢類等見所增故由是此言但
應在法又釋中言此諸經愛一切皆
緣修所斷故唯修斷者此非定因見
所斷亦緣修所斷法故若作是釋此
舍唯言是則此因能爲定證豈不見
所斷亦有無常无有愛何緣唯修所
斷實亦見斷且隨經說謂契經中說
有三愛欲愛有愛无有愛三於此經

阿毗達磨順正理論第四十七卷 第二十三張 意

中說无有愛取緣衆同分无常為境
者貪求異熟相續斷故如契經言一
類苦逼作如是念願我死後斷壞无
有无病樂哉今且據斯說唯修斷非
見所斷无無有愛如前已說慢類我
慢有修所斷聖者猶有不說自成此
等何緣聖者猶有而不現起頌曰
慢類等我慢　惡作中不善　聖有而不起
見疑所增故
論曰等言為顯殺等諸纏无有愛全
有愛一分以諸聖者善修空故善知
業果相屬理故此慢類等我慢惡悔
聖雖未斷而定不行又此見疑親所
增故見疑已斷故不復行謂慢類我
慢有身見所增殺生等纏邪見所增
諸无有愛斷見所增有愛一分常見
所增不善惡作是疑所增故聖身中
雖有未斷而由背折皆定不行

說一切有部順正理論卷第四十七

甲辰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彫造